



乡村小博物馆

□ 王太生

乡村博物馆，一座村庄的表情、神态、韵味。

寒露过后，和几位友人走访了水乡深处的几座村庄，对其中的乡村小博物馆印象尤深。

“村博”，自然是坐落于乡村里，没有繁缛的装修，有的只是一两间淡如水墨的青瓦筒舍，掩映于芦苇、树丛之中，门窗朴素，陈设简洁。

有一家农耕小博物馆，寻常家居建筑，“回”字形的小院里，展示着从庄户人家手中收集而来的碾盘、手扶拖拉机、油布伞、马灯、算盘、水桶、钩秤、渔篓，以及那件件不知谁穿过的蓑衣。老物件似在重温村庄往事；稻禾、香芋……是土地生长出的农产品，叶片摇曳，实物沉甸，世代相传。在这家袖珍博物馆里，泛黄的照片讲述逝去的黑白光影；不同时期的粮票、油票、粮油供应证等，保存着过往的记忆，显示出小博物馆的属性：农村、农庄、农具、农产品。

“村博”里，还有一台水龙静静伫立，抚摸粗硕红杠把手，似乎还能感受到曾经使用过的余温。水龙，旧时消防器具，想象着从前，几个穿短衣短裤的乡村汉子，手忙脚乱，不停地往木桶中加水，用手使劲压着木杠杆，一条水

柱喷涌而出，射程高度达20余米。有了这一古拙的消防器具，再加上有村民的娴熟使用，无声地庇护着村庄的安宁。

站在面积不大的“村博”里，目光越过过道长廊，可见村后一片开阔的湖面，湖畔风格各异的民宿小院，掩映在树木之中。看着小博物馆里的展品与眼前碧水，让人亲身感受到久远而亲切的农耕。

“村博”，枕大河的波韵，有潋滟水光和乡野农作物的气息。

船娘博物馆，不远处是另一片波光潋滟大湖。小村紧挨美丽大湖，小木船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在湖上摇橹的船娘，大都来自湖边村落，她们扎着红的、绿的、黄的头巾，遮阳挡风，摇着橹，唱着民歌，轻划水波，踏浪而行……

“馆”内有船娘文化历史的追溯、船歌曲谱，以及由船娘自己填词创作的船歌……门外有百年老榆树，清风摇曳，小博物馆讲述传统村落的曼妙风情，仿佛看到一群朴素船娘，风里雨里，摇橹于大湖之上，姿态各异的身影。

没有“讲解员”，有人进来参观，做介绍的几乎都是村民。那次，有几个人来到村博，养螃蟹的秦老三捧个碗在附

近吃饭聊天。见有人来，他撂下碗，迎上前去，对客人说：我是村上养螃蟹的，欢迎各位光临！秦老三告诉客人，他们村在水乡深处，民风淳朴，人们临水而居，从前出门依靠船，几乎个个都会撑船。他的媳妇就是一位船娘，在大湖上摇橹。说这些时，他微笑露出白牙齿，朝客人点头，算是招呼，传递出一个乡村汉子的憨朴热情。

这些浓缩乡村特色田园风貌的“村博”，面积不大，一座院、几间房，本身就是一个普通民居，是一座村庄水岸倒影，折射出它们独一无二的田园特色。

历史与民俗浓缩于此，让人们感受到乡村田园，不仅仅是风情风貌，美食美景，还有久远的文化。

竹器博物馆，就在乡人空置的旧屋里，四周一溜的木架上摆放着村里老手艺人制作的竹席、竹匾、竹篮、竹篓、淘米箩，还有从前挑担用的箩和筐等竹制品。

车在柳树丛穿行，一转弯，便看到砖瓦博物馆。这家“村博”，依偎在一座还在生产的老窑旁边，青砖瓦舍与露天老窑连成一片。砖瓦堆放的场地，有粗壮的狼尾草风中摇曳。小博物馆，释放着古朴的陶土气息。用手触摸，一砖一

瓦，似乎还有没有散尽的窑温。

馆中收藏了古代出土的砖瓦文物，都是从村庄周边的土层中挖掘。有一款周代红陶印纹罐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只陶罐是谁用它烧过水？留下悬念让人猜想。清晰的纹路折射出此地古代砖瓦生产繁忙与先人的生活痕迹。那座依然在烧制青砖的老窑，是小博物馆的一部分，袅袅升腾天空的风烟，诉说着这一古老的行当与乡村关系是如此紧密。

“村博”折射田园特色，是属于乡村的，有着它独特个性，与人文地理、民俗民情、气候物产一道，组成乡村的一部分。

如今，在水乡古镇，乡人利用天然湖荡资源，建起了十八帮渔具“露天博物馆”，把十八种古法捕钩：卡帮、大网帮、撒网帮、摸鱼帮、老鸦帮……用湖荡的天然地形一一还原呈现，观者坐舢舨小舟上，边游湖边欣赏，体验传统渔文化风情……

去过国博、省博，也去过市博和县博，却很少有机会去“村博”。在“村博”里，见识一座村庄的风土和物产，风俗与性格；有一座村庄的农耕基因、前世今生，是最接地气的博物馆。



海风吹拂 浅冬天暖

□ 周康平

清晨，初冬的薄雾还没散去，阳光照射在海面上，海风卷着浪花，朝海滩轻拍而去。与这片浅海相连的，是一条潮涨潮落形成的S形的人海口。一片泛着光泽的滩涂，像张开的怀抱，与人海口紧密相拥。百米之外的护堤上，一排排错落有致的白墙红瓦，在绿荫的掩映下，隐隐地呈现出入海口的渔村。与渔村相连的，便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洛阳桥了。

停靠在滩涂边上的小渔船，一字摆开，在自然与随意之间，渔村的港湾就这般形成。随着一声鸡鸣，几声狗叫，寂静了一夜的渔村，就此进入了白天动态的模样。一条小渔船轻快地从洛阳桥下穿过，绕过一道湾儿，缓缓地靠近渔村的港湾。

两个头戴斗笠的人，扯开遮盖着小渔船的渔网，从船上搬下四个箩筐。因距离较远，我拍摄的长焦镜头，一时看不清这两个人是男是

草

春天小苗出来时，草也跟着出来了。出来一些也不多，散落在苗间，纤细弱弱的，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庄稼人都知道几场夏雨过后，它们就会获得旺盛的生机，蓬蓬勃勃的生长起来，分蘖、打籽，在下一年繁衍出无数子孙。它们是无法除尽的，总会有所遗漏。即便没有一株草漏网，也会有别处的草籽被风吹来，在田地里落地生根。更何况农谚里还有千年草籽，万年鱼籽之说。说的就是草籽即便不从土里生长出来，也能存留很多年，也许，真能活到一千年也说不定。所以，稍有疏忽和怠惰，就会给你一个教训。有一年因为连雨，我疏懒了对它的清理，结果庄稼结实后，虫子在草上产卵，繁殖，没几天就晒光了植株上所有的叶子。

虫

玉米种子下到地里，除了受湿度、温度的影响，还会成为一种比缝衣针粗不了多少的虫子的偷食对象。它专门钻到种子的内部盗食，有的种子还未拱出地皮，就被它嗙死了。生命力强一些的被它啃食后，勉强钻出地面，也成了一株弱苗。当然，包在种子外面的种衣剂可以把它们杀死，但总有一些会存活下来，成为种子杀手。

小苗出来后如果看到哪一棵干枯了，抠出来，准会发现一条两厘米左右肥嘟嘟的虫子。它专门啃噬小苗埋在土里的那段嫩体，有时也会钻进苗株内部，吃里面鲜嫩多汁的那部分。逃过这两次伤害，地里还会有另外一种虫子，生活的空间也从地下转到地上。我相信这种虫子有极高的智力，爬行速度极快，但如果你用手指触碰，它马上就会蜷曲起身子，一动不动，在那装死。稍等片刻，觉得安全了，又伸开身子，快速离开。当然，无论它怎么耍花招，它那点小把戏也骗不过农人的眼睛。但虫子不知道，它们拿自己全部本领，逃避可能的危险。但只要它们的数量不超过一定的限度，我基本上不会动它们。一般情形下它们很少成气候，我们都能相安无事。

女。看身形膀大腰圆似男人，看打扮头戴斗笠，脸裹花色面巾，这是当地女渔民的标配。我确定她们是女渔民的时候，她们已经挑着渔筐，站立在滩涂上了。

这是一片黄褐色的滩涂。呈上坡状的滩涂，看上去湿润，光滑。就在我为行走在滩涂的女渔民感到担心的时候，涌入我视野的景象，让我心中遍布暖阳：波光耀眼的海面，挂着摇橹的渔船，滩涂上蠕动的螃蟹，还有那旋转着光晕的晨光，让洛阳桥下的这片滩涂，顿显一派气象万千的景象。那两个披着晨光的女渔民，刹那间成了这片美景的点睛。她们一前一后，低着头，弯着腰，裤角高卷，光着的脚丫，紧扣在滩涂上。她们沾着泥的脚丫无疑是滩涂上的亮点，特别是她们那双滴着水珠的大腿，那是肌肉紧绷的大腿，有着古铜的色彩，充满一股强劲有力的气势。随着镜头的抬高，我看清了她们，一个穿着大红外衣，一个穿着花格子外套。她们粗壮的身躯让我读懂了什么是劳动之美。裹在她们脸上的花色面巾，遮住了她们大部分的脸庞，可我还是从镜头里看见了嵌在她们脸上的皱纹，带着岁月的苍老。

苍老的只是时光，如同她们边上的洛阳桥，历经了千年风霜，依然精神爽朗。她们那条在海里捕捞的小渔船，常年行走在一片滩涂上的身影，还有那一串长长的印在滩涂上的脚印，便是她们生命不老的光照。

忽然，一阵清爽的海风从洛阳桥上吹来，顺着海风吹过的方向，我看到了阳光柔和的滩涂，两个女渔民胸前的花色面巾，正迎风飘扬。



初冬正佳时

□ 曹彦强

暮秋的气息尚在，冬天的脚步却款款而至。初冬时节，风冷霜白，水瘦山寒，漫步山野之间，寻找初冬印记，别有一番情趣。

一场冬风夹杂着寒意席卷而来，带走了秋天最后的色彩，一时间整个山野仿佛褪去了“柿叶翻红霜景秋，碧水如天倚红楼。”的彩妆，留下一片清寒，露出凛然风骨。

树上的叶子大多已落完，被风吹起后胡乱的飞舞。银杏、杨树、梧桐、槐树、梧桐树枝或纵横交错或弯曲稀疏。对于它们而言，春夏季节的枝繁叶茂、绿树成荫，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是美，初冬时节的繁华落尽，“骨髓”“筋脉”尽展何尝不是另一种美？一根根枯枝像利剑出鞘一般，直指天空，似乎做好了迎战寒冬的准备。凝望空枝，仿佛能听到它们在表达大自然的某种暗语：只有挺过了寒冬才能迎来充满希望的春天。

路边的野草此时染上了新霜，变得那么白素又神秘。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瘦小但并不弱小。草叶随着寒风左右摇摆，根依然深深地伸向土地。最初喜欢野草是因为其不畏虫害，不惧风雨，也不求营养，只是向着阳光奋力生长，有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我更喜欢其初冬时的样子，虽没有了盛夏的绿意葱茏，但多了几分沉稳，缓缓低下头，慢慢融入大地，化为春泥。

庄稼全部收回家中，初冬的的耕田块连着块，坎连着坎，放眼望去，十分辽远。此时北方的耕田空空如也，奉献了一年的土地进入了休整期，任冽冽寒风侵袭全身，只留下火热的心，以待来年再滋养、哺育小麦、玉米、土豆等作物成长。而南边的则是另一番风景，田间到处翠翠绿绿的油菜给苍凉的初冬带来了生气。油菜老

叶已被寒霜染上淡淡的乌红，新叶又在阳光的作用下羞羞地露出头来。无论是北边的空旷，还是南边的绿意，无不在积蓄着冬的力量。

不同于春的生机盎然，夏的郁郁葱葱以及秋的五颜六色，初冬的山恢复了它最初的样子，像巨龙、雄狮在酣睡。行走山间，一步一景，这景不是春绿夏红秋黄，而是灰，甚至是黑，但这是山本真的面目，是原始的美、野性的美。沿着蜿蜒的山路一路向前，跨沟越涧，踏石爬坡，登上山顶，回看来时路，刚才的山路匍匐着身子展示着它的力量。初冬的山，一片赤诚，令人心生敬仰。

初冬时节，北方的许多河流已结了薄薄的冰，孩子们跃跃欲试，准备等冰面冻实后，滑冰、打陀螺、滑冰车，畅享冬日乐趣。而流经南边的汉江不仅不会结冰，还依然保持着往日的静谧，无声无息流淌着。朝阳下，粼粼的汉江水面闪着金光，这道道金光像汉江的秀发，倒映着娇羞的面庞，又嫣然一笑，漾起无限暖意。

初冬的村庄，房前高高挂起的玉米，晾晒起来的红薯粉，小土窑里的洋芋，一袋袋码在一起的水稻……还在诉说着丰收的故事。农人们一边盘点着一年的收成，一边围坐在一起，憧憬第一场冬雪的到来。

初冬寻冬，冬在山林草木间，在田野村庄里，也在寒风清霜中。“早起烟霜白，初寒鸟雀愁。”相比白居易笔下初冬的寥落，我更喜欢陆游笔下“吴中霜雪晚，初冬正佳时。”初冬的可爱，它是一曲大气磅礴的歌，一首激情澎湃的诗，是一场酝酿和铺陈。初冬，一头连着暮秋，一头连着深冬，待到“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之时，冬天也将上演其最精彩的篇章。

才能慢慢消耗掉。而此时，我们期待的是一场浩浩荡荡的风，以及慢慢变暖的阳光。我们庄稼人还是坚信万物生长靠太阳。

阳光一天天的变暖，雪水一部分蒸发，一部分随着解冻的土层渗入地下。直到皑皑白雪在地面消失，最表层的土地呈现出干燥的灰褐色，就可以起垄，灭茬，整地了。农书上说如果在夜间整地，翻上来的草籽没有见到阳光，就会继续冬眠，不会有发芽的机会。而庄稼的种子要经过日晒，让它从休眠中苏醒，才能更快更好的在土里发芽生根。这当然是科学的解释，可我更觉得这是一次受孕，只有被阳光普照过的种子，才能获得更强的挣脱地心引力的力量，冲破地表，一寸寸地接近天空。

一株植物它总是向上生长，它生长的过程其实就是不不断挣脱地心引力的过程。向上，向上，再向上。直到它吸入足够的能量，才能趋向饱满，成熟。不然，它就会被一场早来的冰霜摧折，以干瘪的果实完成一季的宿命。

土地

如果你看到我以爬行的姿势，四肢着地，在垄间动物样爬行，不要以为我在做着什么好玩的游戏。在乡间，谁都知道这是在拔除田垄上的杂草，掰掉玉米根部的丫子。当然，我也可以换用另一个姿势来干同样的活计。比如，蹲着挪步前行。但这个姿势却是一种很劳累的姿势，不如做爬行动物来得轻巧。至少腰眼处就受不了，还有脖子痛，腿痛，没有一处不痛，比跪爬式不知要遭罪多少。但我老婆宁可遭罪也不肯做爬行动物，她不想让人看到她干活的姿势不美观。我说没人看见，她不听，但干到最后，也不得不改为跪爬式。但她的膝盖受不住垄间土坷垃的磕磨，所以，一会儿跪爬式，一会儿蹲走式，换着来。

地里在这个季节根本看不到几个人，你在这片地，他在那片地。你早两天下地，他晚两天。不是一起种完的，苗的大小都不一样，人下地干活的时序，在时间和空间上就错开了。所以，干活时，好像每个人都在孤独的对土地。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

冬日暖阳

清晨的阳光
穿透云层
洒落在田间小径上
街边的树梢上
金黄与橙红交错
映照着冬季的静谧

午后小院里
老人围坐取暖
孩子欢笑嬉戏
快乐温馨的画面
驱散了冬日的寂寞

冬日暖阳下 万物沉静
光与影交织出美丽的画卷
书写着大自然的诗篇
行走在季节的风光里
岁月的流转过留下甚多美好
让心中充满温暖与光明

(翁桂涛)

秋草的黄

深秋的风
吹拂在天地间
季节的黄
涂抹岁月的沧桑

落日的余晖
照着秋水的脸
秋水有情
泛着淡淡的红晕

岸边的芦花
不再承受生命之重
宛如一羽白鸪
飘飞在空中
鲜艳的红菱
映在秋水中
白云悠悠
在水底散步

深秋的鸟雀
洒下一片鸟鸣
秋草的黄
写意出冬的意境

(贺红岩)

冬日

患有老寒腿的父亲
对季节的变化尤为敏感
他已经习惯
在变冷的白天
一个人静静待在院子里
靠着墙根晒暖

旷野里的树
落尽最后一片叶子
寂寥地站立着
在清晨的西北风中
瑟瑟发抖
抵御不了
频频来袭的寒潮

刚刚拱出脑袋的麦苗
披着厚厚的霜花
在田野里轻描淡写
内心孕育着温暖的春天

(路雨)

野草

一个“野”字，预示着
它不需要栽培
在墙脚，在地边，在山谷，在平原
它默默地生长着
不显山露水，不趾高气扬
任牛羊啮
它不反抗，也不反感
依然默默地生长着
秋后的一把大火
将它烧得精光。到了春天
最先绿遍大地的
依然是这默默野草

(艾文章)

一条河流

这些像一个人沉重呼吸的声音
是一条河流和沟壑、草丛、石头
吐露心声时的暗语
它带着一截断掉的箭矢
步履维艰，又不失豪迈之气

从深山老林，到绕过村庄
这声音千年不变。听者
老了一茬又一茬，而新的生命
继续在河岸边，开始着重重的希望

放牧牛羊，耕种土地
在泥土里，进行盛大的仪式

每次离开故土
总觉得内心的疼痛，像一条河流
激荡又充满不舍
行囊里满满的乡愁，在远方的薄雾里
模仿着一条河流的历程

是的，那些声音，一串串
仿佛是为我演奏的凯歌
又像是慈母那爱的叮咛

(李易农)

小雪试题

才铺开试卷，就有
几只麻雀，叽叽喳喳地前来命题
雪中伴食，苦中求乐
人间多了几分烟火气

一枝红梅也来填词
抖落一身尘埃
超凡脱俗地走进唐宋词
也可以返璞归真，香满人间

大地的版面发布了头条消息
冬季号列车正点
我是游子也来命题，雪花飘飘
是一道旨谕，请送我一程

(景胜航)